



USA

美国系列

[美] 刘荒田 著

星条旗下的 日常生活

花城出版社



上、
兰

的
位
有

强
遇
探
的

人
任
何
来
第

USA 美国系列

日常生活

[美] 刘荒田 著

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

(美)刘荒田著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5360-3876-3

I. 星...

II. 刘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9265 号

责任编辑:詹秀敏

技术编辑:赵琪

封面设计: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(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2.875 1 插页

字 数 29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76-3/I·3167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



作者简介

本来，
美国人、居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
多平淡如水，缺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。
然而，散文家刘荒田一支以“原汁原味”
为品牌的劲笔，排斥虚构后，
偏能在东西文化交会处出奇制胜。
美式幽默加中式趣味的叙述，
现代诗般的抒情，琐屑中拔空而起的议论，
这位“大陆移民作家群”的中坚分子，
在沧桑中年近入新境界。
刘荒田，广东台山人，
1948年生，1980年移民美国。
本书是继《纽约的魅力》（列入《旅美散文八家》
丛书）的第二本选集，
收入新世纪新作和历年部分重要作品。

刘荒田已出散文随笔集

- 1、唐人街的桃花（1995年）
- 2、唐人街的婚宴（1996年）
- 3、旧金山浮生（1997年）
- 4、纽约闻笛（1998年）
- 5、纽约的魅力（1999年）
- 6、旧金山小品（1999年）
- 7、“假洋鬼子”的悲欢歌哭（2001年）
- 8、“假洋鬼子”的想入非非（2001年）
- 9、“假洋鬼子”的东张西望（2001年）
- 10、美国世故（2001年）
- 11、“仿真洋鬼子”的胡思乱想（2002年）

USA 美国系列

(美) 闾维杭著 美国神话：自由的代价

(美) 刘荒田著 “仿真洋鬼子”的胡思乱想

胡国华著 金山梦

(美) 刘荒田著 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



目录

第一辑 星条旗下尘寰

阳台上的星条旗 / 3

此地一为别 / 6

“田德隆”区人物志 / 15

涉彼忘川 / 48

“草地”·爱情·酒 / 54

金钱世界的异端 / 63

死亡假面 / 69

——我的顶头上司为什么自杀

华尔特的“破折号” / 92

午前的牧歌与向晚的冷嘲 / 110

“老母鸡”传奇 / 127

唐人街的桃花云 / 138

第三条腿 / 142

退货 / 145

买天线 / 149

深夜乘车记 / 153

纽约闻笛 / 159

落叶归根记 / 168

夜色与生命的构成 / 176

阳光灿烂的中午 / 180

怪闻录 /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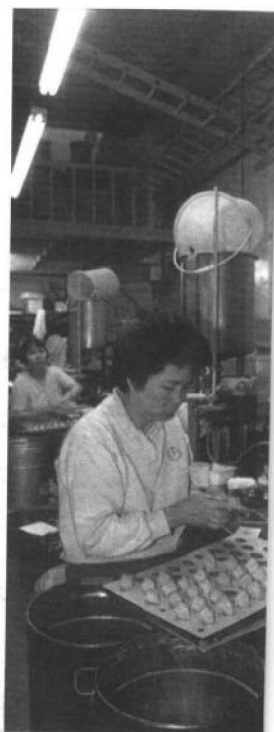
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

2

- 198 \ 十字街头
202 \ 唐人街的婚宴
208 \ 界限
211 \ 等你，在雨中
216 \ 女人的战场
223 \ 唐人街上一支歌
229 \ 上茶楼
234 \ 提着幸福回家
239 \ 麻油与狗
243 \ 共谁争岁月
250 \ 读碑

第二辑 星条旗下人家

- 261 \ 滨海十年
287 \ 呵，一朵红红的玫瑰
292 \ 诗都湖，诗都湖
296 \ “二十六和五十二”
304 \ 两个六月十三日
311 \ 闲居絮记
322 \ 床上喁语
326 \ 独处的下午
330 \ 逃，还是不逃
335 \ 我的一天
341 \ 墙根下的蟋蟀
345 \ 今夜，海不生明月



目录

“自己的园地” / 353

巴士上的蜻蜓 / 358

车过罗湖 / 362

雨思 / 368

第三辑 星条旗下回望

碓声，在岁月深处滴血 / 375

遭遇“豆腐角” / 378

血色标语与粉红乳罩 / 382

相约“双亭” / 390

附录

戈云：悲情在岁月中泣血 / 3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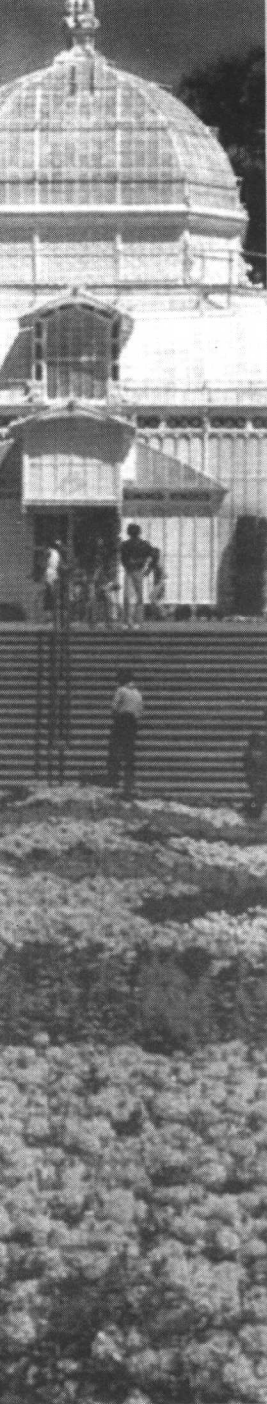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刘荒田散文的“三度空间”

星条旗 下的日常生活

4

第一辑 星条旗下尘寰

星条旗下的日常生活



阳台上的星条旗

2001年9月12日，恐怖分子疯狂袭击美国的次日。早上，我在旧金山日落区的街上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天空阴沉，空气里弥漫着惨白的色调，也许是雾气，也许是风卷来的尘土；也许，眼前干脆是“无所有”，我的视线还停留在电视全天播送的新闻。脑袋一片空白，茫茫的白，民航机撞向世贸大楼的白光和烈火，在视网膜滞留着，渗透到整个视野。我手里拿着一张刚买到的日报，千斤重的惨剧，几千生灵血肉淋漓的生命。我向家走去，脚步迟疑。我的家园，仿佛也被撞成了齑粉，我的灵魂，回不去了。

街上如此之空寂，车声一如既往地 在树林旁边的公路流淌，我却一无所闻。惨白的落叶在脚下，纹丝不动。昨夜喷水器在草地上洒下的水珠，坚持在叶尖，不肯滴下来，是哀悼的泪吗？那条在邻居家铁门后徘徊的白狗，不知藏到哪里去了。我在花旗松下的小路上走，低垂的针叶刺着脖颈，舒心的痛感。

忽然，离家门不远处，一家阳台缓缓地伸出一块布来：红色、蓝色、白色，星星、条纹、方块，伞一般合着。恍如一堆篝火，蓬地点燃，教我的心猛地一抽，我收住步子。一辆汽车呼地驰过身边，差点擦上衣襟。旗帜继续往外伸出，张开，松软地下垂，在没有风的早晨。终于，我看到一双手，老人的一双颤巍巍的手，紧紧握着旗杆的下端，一定是身子不怎么灵

便，磨蹭好久，才把整枝旗杆挪到阳台边上，旗帜在老人的手里抖动，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滚动。

一头银发探出来，一个圆圆的脸探出来——一位白人女士，六十多了，穿着碎花睡衣。她没有看到我，她没有看任何风景，全神贯注于手里的旗帜。她的脸相，如此庄严，仿佛整个国家的重量在旗帜上。我分明看到她脸上的泪痕。

我向星条旗，深情地行注目礼。这是普通人家的一杆旗，平时放在衣橱一角，惯常只有在节日才拿出来。可是，今天，老妇人把它伸向惨白的天空，向世界，亮出美国人的宣言。

记得华盛顿的一座纪念碑吗？二战中的美军攻占硫磺岛后，合力树起来的星条旗，上面弹痕累累，却高高扬起一个国家的威武和人类道义的庄严。多少次，多少场合，它被焚烧，被践踏，被误解，被侮辱，却仍旧从普通人家的阳台升起。天穹下，飘扬的，是一个国家的勇气、民心和自由的精神！

9月14日，在纽约一个专卖旗帜的老店，老板说，他一家三代人经营这个店，12日、13日这两天，卖出的美国国旗达好几万面，比整年所卖的还要多许多。他问过从前掌管店务的父兄，他们说即使在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子，卖出的美国国旗也比不上这两天多。

在五角大楼冒烟的废墟上，在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柜台前，在高速公路的桥栏下，汽车上，在学校，在千千万万人家的阳台和屋顶，在美利坚合众国，如今是星条旗的海洋。我，悲哀着，也骄傲着，我是一个美国公民。刚才，我在人行道上走，一面从人家前院栅栏外伸出来的国旗，拂扫过头顶，我想起童年时祖母爱抚的手掌。

我在街上，向挂好了国旗的邻居，深情地挥手，她向我点头。彼此无言。她的蓝眼睛和我的黑眼睛相对，一起向同一个国度，表达普通人的热爱。

2001 年 9 月

此地一为别

在我家门口，我们和麦克利太太拥抱，互道珍重，然后，挥手，目送。她穿着出远门才穿的红色大衣，配一顶绒线帽子，红色半高跟皮鞋，显得十分高贵。她频频回头，每次，碰到我们的目光，又有点不好意思，马上低下头去。她个头矮小，却费老大劲儿才挪进继子开来的车子。车开走时，她从车窗探出半个头，眼睛所向的，却不是我们，而是我们背后的房子，那不是浮光掠影的一瞥，而是死劲地盯，仿佛要把房子的模样“吃”进心里去。车子往国际机场开去，这位龙钟老人，将乘法兰西航空公司的班机，飞往巴黎。我瞩望着她坐的丰田“勘瑞”牌，在花旗松的美荫下潇洒地拐弯，折入公路，融进黄昏滔滔的车流里。我却来不及惜别，只带着些微的不满，对还在带着例行公事的热情，一个劲地挥手的妻子说：“你看这开车的，整个是赶任务，把老人家送到机场就溜人。要稍微懂得她的心情，就该开慢点，让她好好看最后几眼嘛！”说罢，我的心头冒出李白的诗句：“此地一为别，孤鸿万里征。”这是永别啊！妻子却爽快地说：“哎呀，走了好，走了好。”说也是，和这位老太太打交道，可不轻松。

麦克利太太和我们，连朋友也算不上，纯然是因为一桩交易而结交上的——我们从她手中买下了一栋房子。房子位于日落区 36 道，和我原来所住的 44 道，只差十二个街区。房子成交后，麦克利太太并没有马上搬走，她以住客的身份在原处居

住。出的租金一个月才一千块，比正常租金低一倍，为期三个月。这条款，是她的售屋代理人预先在契约上列下的，不平等也得履行。房是旧房，买下后要装修，热水炉、暖气设备和水管都得换。还好在，施工都在楼下进行，她住在二楼，除了偶尔抱怨噪音，平时相安无事。大的项目，我雇人来干，鸡零狗碎的自己动手。我一有空就从住处开车到这里来，和麦克利太太见面多了，也就熟了。

这位老太太，银发蓝瞳，纯粹的法国人，和好些她的同胞一般，个头矮小。白种女人多高头大马型，老来变得笨重迟钝，沉默中带着猜疑，似乎你进门来，少不得趁她眼睛不好，在车库顺手拎走一盒驱蜗牛药、一罐漂白水什么的似的。和她们打交道，免不了有一点莫名的压抑感。这一位，身高才到我的肩膀，也没发福，体形颇为玲珑飘逸，多皱的脸庞透出读书人的儒雅之气，何况我是新主人，大可以随便点儿。见过几次面后，我对她却小心起来，不是防范，而是晓得她“挺不简单”，不可张狂，免得让她小看，进而丢掉全体中国人的份儿。

每次我上门，在楼下干活，油漆啦、装电话线啦，拆掉灰剥落的天花板啦，为了表示尊重，都先上楼，向她打个招呼，谈谈天，偶尔还请她吃从中国人开的咖啡店买来的面包，从中餐馆买来的馄饨面。她脸相不算老，但左肩倾斜，举动迟缓，叫人误会已经到了耄耋。洋女人愈是对年龄保密，我愈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几经旁敲侧击，参照她闲谈中不经意地漏出的、由巴黎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的年份，推算出她今年 64 岁。有一次，她以正宗法国香草风味的咖啡招待我，一口法国口音很重但极其流畅雅洁的英文，向我略道身世：她走出大学校门后，在巴黎当过短时间的律师，不久，婚姻触礁，她身心

俱疲，连三岁儿子的抚养权也放弃掉，办过离婚手续，就到美利坚合众国来闯荡。凭着能操六国语言的根底，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员。不料，有一次，她随一家代表团到非洲去，接机的汽车在半路翻了，她受了重伤，往后，脑震荡落下了后遗症，她不能正常工作，领了一笔赔偿金，离开了联合国秘书处。在纽约，冬天漫天风雪，她受不了，便迁居四季如春的旧金山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在机场当机械师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官麦克利先生，他也是离过婚的，于是有了第二次婚姻。麦克利先生前年患癌症，在医院去世后，她在这住了二十来年的房子里形单影只，受不了，便变卖掉，把钱带回巴黎去，和如今已经当上医生的独生子居住。她说话时，腰身倾前，手肘搁在圆桌上，说到投入处，涂上猩红蔻丹的长指甲，轻轻敲敲太阳穴，仿佛一辈子的回忆，是久久地储存在脑子里的罐头，盖子锈结了，要用指头“撬”出来似的。说到亲人，她从起居室的咖啡桌下，拖出一沓照相簿，抽出最新的那本，翻开来，指着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在大医院当外科医生；这是媳妇，沙特阿拉伯人；哎，我的外孙，去年出生的，我还没抱过哪，蓝眼珠，像不像外婆，你说？”谈话的间隙，她别过脸去，对着落地窗若有所思。我没来由地想象，她年轻时，穿一袭水绿的长裙，撩开半边印着石竹花的帘子，懒懒地看着后院的花草，槛外，是旧金山缠绵的春雨。这影像，实在是一首意境迷离的诗。不过，我渐渐发现，除了即将见面的儿子一家以外，她对一切消逝的人和物，似乎没多少眷恋，就连和她厮守了二十多寒暑、半年前在医院癌症病房去世的丈夫，也没多提。我心里想，洋人不爱翻老账，怪不得生死割舍到了眉睫，也比我们干脆些轻松些。

麦克利太太搬家在即，家具要么卖掉要么送人，一时还剩下不少。我在楼下安装厕所和浴室，工场内的杂物要清出去。

我和她商量，她懒洋洋的，不愿动手，我说你要不拿走，我就送上垃圾车去。她才随我下楼，草草看了几眼，只说，毯子是度蜜月那阵，在新奥尔良买的，便宜，才三块五，我得带到巴黎去。别的你要就要，不要扔掉。我细细翻检一下，好东西可不少，一大堆旧唱片，如果是行家，可以从中选出好些名家的经典作品来收藏。书也不少，法文的时装杂志、英文的地理期刊。还有好些翻译专用书，一本《英语同根词词典》，我问也没问，掖在口袋里，“偷”了回家。车库里一个立柜，挂满了麦克利先生生前的衣服。她也许忽然想到这么多垃圾交我处置，需要付工钱吧，她很亲热地抓住我的手臂，硬要我试穿料子大衣和西装。这位已故的先生，是体重两百多磅的大个子，衣服比我穿的要大五号以上，皮鞋尤其吓人，有如长条法国面包。我当然不要，她就央求我找买主，说最好是一揽子，贵贱给个价，全拿走。一般中国人不喜欢使用死人的衣物，但这一层不好明说，我只好摊手，表示没法代劳。从这些衣物，我趁机提到她的丈夫，还是出于好奇：这对老夫妻，感情如何？她眨眨眼，说：“老实说吧，我们婚姻美妙极了，保罗的脾气好得没得说，又会疼人，这么多年下来，记忆堆得满满的，可是，我不高兴扒开来，那会勾起伤感的。人不能背着过去走路，会给压垮的。”

她走到车库，顺手搬开一根木柴，忽然有了感触，问我：“你家烧壁炉不烧？”我说：“过去烧，后来太太嫌火星溅出来，烧了地毯，不再烧了。”“晚上，起居室的壁炉，烧得旺旺的，我在弹勃拉姆斯的曲子，保罗在摆弄他的钟表，乍一看，两个人似乎各干各的，可是心里贴得紧哩，隔不多久他就挪过来，也不管手里有没有油污，搂着我亲，说我的曲子，是全世界最美妙的！”说着，麦克利太太的眼睛溢出泪水来。她